

## 两相忘

□ 庆红 (安徽合肥, 国企职员)



最近膝关节老疼, 预约了中医院。正准备过医院大门口的斑马线, 一位出租车师傅把我喊住: “大姐, 这老人自己来的, 你帮忙扶她进医院吧。”一位老太太, 扶着轮椅正艰难向前挪动, 我赶忙走过去: “阿姨, 你别走了, 您坐上去, 我推您进去吧。”

师傅说了声: “拜托!” 就把车开走了。老太太除了耳朵有点背, 我俩沟通基本顺畅。老太太告诉我她九十了, 得了风湿病, 来医院开药。顾不上自己预约的就诊时间, 我把老人推到她要去的科室, 护士二话没说就优先让她就诊。

我又问她: “阿姨那您怎么回去啊?” 老太太说: “我自己打的来的, 我自己能回去……”

这样的话, 任谁听了都不落忍, 我的眼前又浮现她蹒跚的样子。我说: “阿姨, 你在这里等我啊, 我上楼看好病, 就来找你, 我带你去拿药, 然后送你回家。”老太太高兴地抓住我的手, 连连说谢谢……

大家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, 护士叫我安心去看病, 说她们会帮忙照顾老太太。

好在没有大碍, 我很快下得楼来。

刷医保卡时, 窗口说得续交三十元, 老太太说她看病拿药从不花钱的, 老重复问我为什么要交三十元钱? 我说可能是卡里钱不够了吧! 于是老太太又开始在身上摸摸索索, 老半天, 才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五元纸币, 还一个劲地问我够不够?

蓦地一回头, 我吓了一跳, 竟不知何时, 我后面的交费者——从两三个人,

已排成一长串, 大家虽然都没有催促或显现出厌烦, 但看着长长的等候队伍, 我还是心焦, 我一边大声回答“够了, 够了”, 一边快速扫码付了余款。

问老太太家住哪里, 实在艰难。

老太太忘了家的具体住址, 也记不住家人的电话号码。而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。万般无奈下, 我只好把她推到医院大门口的保安室。保安一通电话, 不一会儿, 警车就冒雨前来。虽然联系不到她的家人, 把老太太移交给辖区派出所进行妥善安排, 我也放了心。

挥手和警察道别时, 我的手机也骤然响起。糟了, 我竟然忘了去高铁站送儿子, 我想儿子应该会理解的, 他正一天天地长大。而我, 也正渐渐老去。



## 做客纳西人家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职员)

在云南, 男人女人各有不同称谓: 在昆明, 男人女人分别被称作“阿诗玛”和“阿黑哥”; 在大理则被称作“金花”和“阿鹏哥”; 在丽江就叫“潘金哥”和“潘金妹”。

前些时, 与几位朋友结伴, 在云南丽江走进一户纳西人家。纳西族是丽江主要少数民族, 其文化既古老又神秘, 留有“母系社会”的痕迹, 其中尤以“走婚制”最出名。“走婚制”仅流行于泸沽湖地区, 我们没去那里的时间, 就近在丽江感受了一回纳西人家难忘的“女尊男卑”。

我们应邀到一户纳西人家里做客, 却始终没见到男主人, 只有女主人张罗接待, 这让习惯于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我们颇不

习惯。

早已听说纳西族的“家风”历来是女人干活, 男人享福。果然, 进了这家的四合院, 上首最好的屋子是男人住的, 右手低矮的小屋是女人的卧室。女人承担所有的体力活、家务活, 甚至接待来访的客人。男人的任务就是每天“研究”“琴棋书画烟酒茶”。

40岁上下的“潘金妹”快人快语, 笑着说, 随着时代发展, 咱家潘金哥早不研究“琴棋书画”, 只剩“烟酒茶”了。我问她, 家里所有活真都是女人干的吗? “潘金妹”回答: “听说过云南十八怪中的女人杀猪比男人快吗? 一个体重八九十斤的女人杀

一头二三百斤重的猪, 最多只要10分钟。”猪都能杀, 还有什么事做不了的? 听得大家纷纷咂舌。

纳西族真是男人的“天堂”吗? 家里来了客人, 男人什么都不用做, 高兴时也只是陪着客人说话、抽烟、喝茶, 等着老婆把酒菜搞好, 美美地开吃。听了这样的“待遇”, 朋友们都用“不怀好意”的目光看着身边的老婆。“潘金妹”笑了: “咱家金哥确实不干活只享福, 但烟酒茶全归我统一发放, 零花钱不得超过百元。如敢拈花沾草不听话, 那就得挨大棒吃苦头。哪里不听话打哪里!” 一番话说得女人们开怀大笑, 男人们则庆幸自己不是纳西族人。